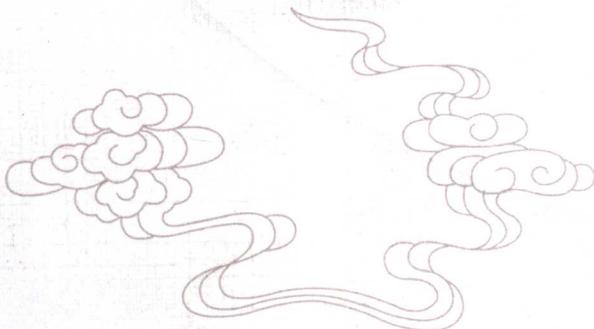


明月多应

在故乡

何标著



# 明月多应在故乡

何标 著



YZL0890108489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月多应在故乡 / 何标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 2006.5

(百年经典书系)

ISBN 7-80141-291-5

I. 明 ... II. 何 ...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972 号

**书 名 / 明月多应在故乡**

**著 者 / 何 标**

**责任编辑 / 吕 莺**

**封面设计 / 杨飞羊**

**发 行 /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印张 / 8.875**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台海出版社(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291-5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献给**

**期颐之年欢庆百岁寿辰的母亲**

## 前 言

这本文集,可以说是两年前出版的拙作《番薯藤系两岸情》的续编和补遗。为阅读方便,分成四个部分:**文丛漫步**是有关文学和对几位文学名家的回忆和论述。去年是家父张我军逝世 50 周年,明年是他诞生 105 周年,特收入有关他的多篇文章以为纪念。200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的 60 周年,**甲子纪文**是专门为此撰写的文章汇集。**台海评论**中的文章,除报刊上发表的以外,有些是研讨会的发言稿。如所周知,台海风云多变,现在筛选出来的几篇,皆有其发展进程阶段性背景,其中的看法与依据,现在看来难免有不当、不实、不全之处,期待读者批评指正。**蓦然回首**部分,有我在“激情燃烧岁月”里没齿难忘的经历,也有一些旅途中的趣闻。

今年我已迈入 80 周岁,离职休养超过 20 年。20 年来三次赴美,一次回台,出席过多次研讨会,撰写过不少文章,主题大都离

不开台湾。可以说，每天听的、看的、想的、说的、写的主要与乡情乡事有关，这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1995年曾回故乡一个月，来去匆匆，因忙于参加研讨会，拜访亲友和祭奠祖坟。以致日夜想往的阿里山、日月潭、太鲁阁，甚至台北故宫，都无缘涉足。如今夕阳日落，岁月无多，再度返乡之希望或许是越来越渺茫了。

古人常把赏月同思乡联系起来，使我想起丘逢甲的一首诗：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到鲲洋。于是就借用“明月多应在故乡”作为本集书名，意思是故乡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轮明月，而再度“海天寻月”怕只能是“五更飞梦”了。

何 标

2006年元月于北京

# 目 录

- 001 前言
- 003 喜闻父亲仍有生前好友健在
- 016 在芝加哥大学 IDA NOYES HOUSE 谈台湾文学
- 023 《春雷》捎来父亲生前的信息
- 027 在台北《张我军学术研讨会》的报告
- 035 《张我军全集》台湾版出版感言
- 038 《近观张我军》前言
- 040 张我军与北京师范大学
- 045 《番薯藤系两岸情》前言
- 048 《番薯藤系两岸情》台湾版序文
- 051 《张光直文学作品集粹》编者的话
- 054 为《张光直文学作品集》出版,向台湾读者说几句话

- 057 关于《番薯人的故事》
- 067 吴惟诚和张光直
- 071 “天地之间留正气”——纪念赖和先生逝世 60 周年
- 073 “哭望天涯吊伟人”
- 075 闻丧哀思(悼小平同志)
- 077 从于右任的《国殇》想到巫永福的《祖国》
- 080 记林海音致贺萧乾
- 083 萧乾与林海音的京味之交
- 085 海音未远——纪念林海音逝世两周年
- 093 “压不扁”精神永放光芒
- 099 百岁臧老的台湾情怀
- 102 情系乡情
- 104 《台声》与我

## 甲子纪文

- 112 峥嵘岁月中的烈火青春
- 128 沦陷时期北京台湾文化人的主要心态
- 137 “痛哭沦亡祸，同胞仗义争”
- 145 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 60 周年感言
- 150 英勇抗击侵台日寇的先烈们永垂不朽

153	台当局为何对抗日讳莫如深
155	略论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佐尔格
<b>台海评论</b>	
167	深圳聚会畅谈录
172	“皇民化”与“台独化”
174	重拳出击，争夺民心
178	对论述“台湾民众历史性格”的看法
183	透视“台湾主体论”
185	“奥之细道”膜拜者居心叵测
187	热炒“公投”的背后
189	论《补破网》风波
191	携手制止分裂图谋
193	居心叵测的“反飞弹”“公投”
195	美丽的玫瑰与丑恶的政客
197	“台独时间表”扼制对策
202	那里有什么“台湾民族主义”？
204	台湾问题之我见
208	奥林匹克精神不容玷污
210	恢复台胞真实的历史记忆
214	“西望中原，泪泉怒涌”

- 223 我看“二·二八”  
227 略论“后陈水扁时代”的民进党  
233 “骗你没商量”

## 蓦然回首

- 239 与中共第一代领袖共度“七一”  
241 把历史性特大喜讯传播给岛内乡亲  
243 舟山敌岛探查记  
246 “细水长流，见缝插针”  
251 巨变大上海  
254 探访台湾“锡安山”  
258 台湾的槌球运动  
260 旅美杂记  
268 “复活”了的历史遗址

# 文丛漫步



## 喜闻父亲仍有生前好友健在

父亲的冥寿已越百岁，告别人间已半个世纪。20多年来，为了收集他的遗作和生平事迹，我曾尽力在祖国大陆、家乡台湾和海外，追踪寻访他的亲友故旧。自从1985年参加过北京“纪念张我军先生逝世30周年座谈会”的北师大校友叶苍岑教授和老乡亲苏子蘅先生两位老伯驾鹤西去之后，父亲在京的深交就此绝迹。在家乡台湾，曾被人称为“北平四剑客”中除父亲外的其他三位：洪炎秋、连震东和苏芗雨，以及父亲文坛旧友陈逢源、龙瑛宗等，均已先后作古；连同与我家沾亲带故的父亲晚辈林海音、夏承瀛（何凡）夫妇也于近年接踵步入冥间。这使我深感遗憾，不禁哀叹人世间之沧桑。

但人间也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2002年9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黎湘萍教授处得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女士仍然健在的父亲，曾是家父的好友，并希望看到我编辑的父亲遗作。得知这一消息，使我喜出望外。立即同孙女士取得联系，并寄去《张我军全集》和《近观张我军》两书给他们父女。此后双方多次通信，孙女士又于赴京开会之机两度来访。后来读了她相赠的著作：《走出白色恐怖》（大陆版更名为《把苦难收入行囊》），才对她的



孙裕光先生近照

全家和我们两家人交往的情形，了解清楚。

孙女士的父亲孙裕光老先生，是天津市人，娶了位台湾高雄县的夫人陈玉真女士。孙老先生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43年在日伪统辖下的北京大学任讲师，与在同校任教授的张我军相识。两人有相似的语言文化背景，既是同事，又与孙夫人是同乡。而且，孙先生家住西单牌楼北新华街，对面就是经常放映外国影片的中央电影院（即现在的北京音乐厅）。

两家人都喜欢看外国电影，母亲到中央电影院时，常去孙先生家里小坐、聊天。抗战胜利后父亲和孙先生都即将面临失业，于是他俩在1946年春决定一起去台湾谋生。孙先生当时的全家四口人一起去，父亲则是独自一人离家先行，于是从上海乘船到台湾时，父亲对孙先生一家多有照料，使他们全家人存谢意。当时仅有两岁的孙康宜，至今对我父亲还留有片断印象。在她撰写的《走出白色恐怖》一书中，开篇讲的就是以上这些事，而以“张我军、张光直和我们家”为全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

50年代初台湾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父亲回到家乡后本来就一直处于半失业状态，1949年春又突然祸从天降，二弟张光直在“四·

六事件”中被台湾情治机关加以“共党嫌疑”的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一年。孙裕光先生更是大祸临头，因受其妻兄涉“民主革命同盟”等案而被牵连，于 1950 年为台“保密局”逮捕，在绿岛和台北“军人监狱”含冤坐牢达 10 年之久。出狱后没有单位敢于任用，最后才屈居一座中学任教。1978 年化了很大气力，几经周折，才获准离台赴美，在亚利桑那州国际商学研究院任教 17 年后退休。孙先生到美国的第二年，用毛笔行草写下“旅美一周年”的诗，后半段写道：台岛屈辱成轶话，祖国河山梦漂香。一身际遇何足计，唯庆中华国运昌。其拳拳爱国之心，明镜可鉴。

孙先生今已 85 高龄，头脑非常清晰。2002 年写给我的信笔迹苍劲秀丽，词语十分谦逊，他写道：

我年青时有幸结识令尊，是一件极荣幸的事，那时我不过是个初出校门踏入社会的后生小子，而令尊已是闻名的学人了。然而他并不嫌弃我的幼稚莽撞，处处对我提携扶助，令我感动。那时我在令尊身上，在这污浊的社会中竟还有如此耿直可敬的长者，深受鼓舞。但那时我对令尊的文学造诣并他对文史的贡献并没有什么认识。在短短的两三年的交往中，唯独他那热爱祖国的情怀，持守正义的志节以及高贵的品格，吸引了我，不知不觉耳濡目染印在我心，对我日后有深远的影响。

信手翻阅书中那些宝贵的照片（按：指张我军文集中的插照），一时又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心情激动，痛失良师益友，悲从中来。更慨叹老成凋谢，后继乏人！这一代台湾青年，对他们父亲辈的心志节操遗忘殆尽，令人痛心。

这些话虽多有自谦和对家父溢美之词，但通观老先生平生为人处事，当系肺腑之言。老先生虽与家父交往时间不长，但彼此既有同事之谊，又有其夫人与家父的同乡之情，尤其是双方有共同的理念和生活情趣，使他们忘掉了年龄的差距而相交、相知、相助。当孙老伯读了父亲遗作文集时，在抚今追昔之余，对当代台湾青年同先辈间渐行渐远之落差，表露出焦虑和痛心。老先生身处海外仍如此忧国忧民，实为难能可贵。

孙老伯前半生走过坎坷之路，青年时代即身陷羁绊，牢狱中所受刑求之苦自不待言。但他心胸开朗乐观豁达，出狱后奋力求生，居然如愿跳出独裁专制牢笼，至今仍享有晚年幸福，这与家父因愁闷致疾而英年早逝适成反差，这是使我深有感触的。孙伯母玉真女士贞节贤慧，在老伯十年牢狱之灾时，20多岁的她，即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充分体现出令人敬佩的台湾女性坚忍勤劳的美德。在孙老伯夫妇教养下，他们的三位子女个个学业优秀，事业有成。可惜这些情形无法报告先父在天之灵；现在纽约养老的96岁老母，对往事已经遗忘殆尽，如果她老人家还保有记忆的话，当得知孙老伯一家经历的往事和现今的状况，一定会是十分惊喜和无限感慨的。在此，我代表家父家母，衷心祝愿孙老伯体健安康，



孙康宜教授与作者

祝他们全家人生活幸福，常享天伦之乐！

孙康宜  
2003年元月作

附：

### 《张我军、张光直和我们家》

孙康宜

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家的老熟人。

常听我父母说，当年（1946年春季）我们一家人如果不是张我军先生的帮忙，一定很难顺利地从上海黄浦江登上轮船，越洋安抵台湾。据说当时的船票很难买到，要排很多天的队才能勉强拿到票，即使能买到票，由于所有的船舱都是人挤得满满的，我们一家大小是否能安全地上船还真成问题。特别是，要上船之前，人人还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一个又高又窄的梯子，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海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抱着小孩子上那梯子就更加危险了。但张我军先生却毫不犹豫地抱起我那个才三个月大的弟弟康成，奋勇走上了那个危险的阶梯。接着，我爸爸抱着我跟上去。最后，我妈妈也终于上了船。对于这